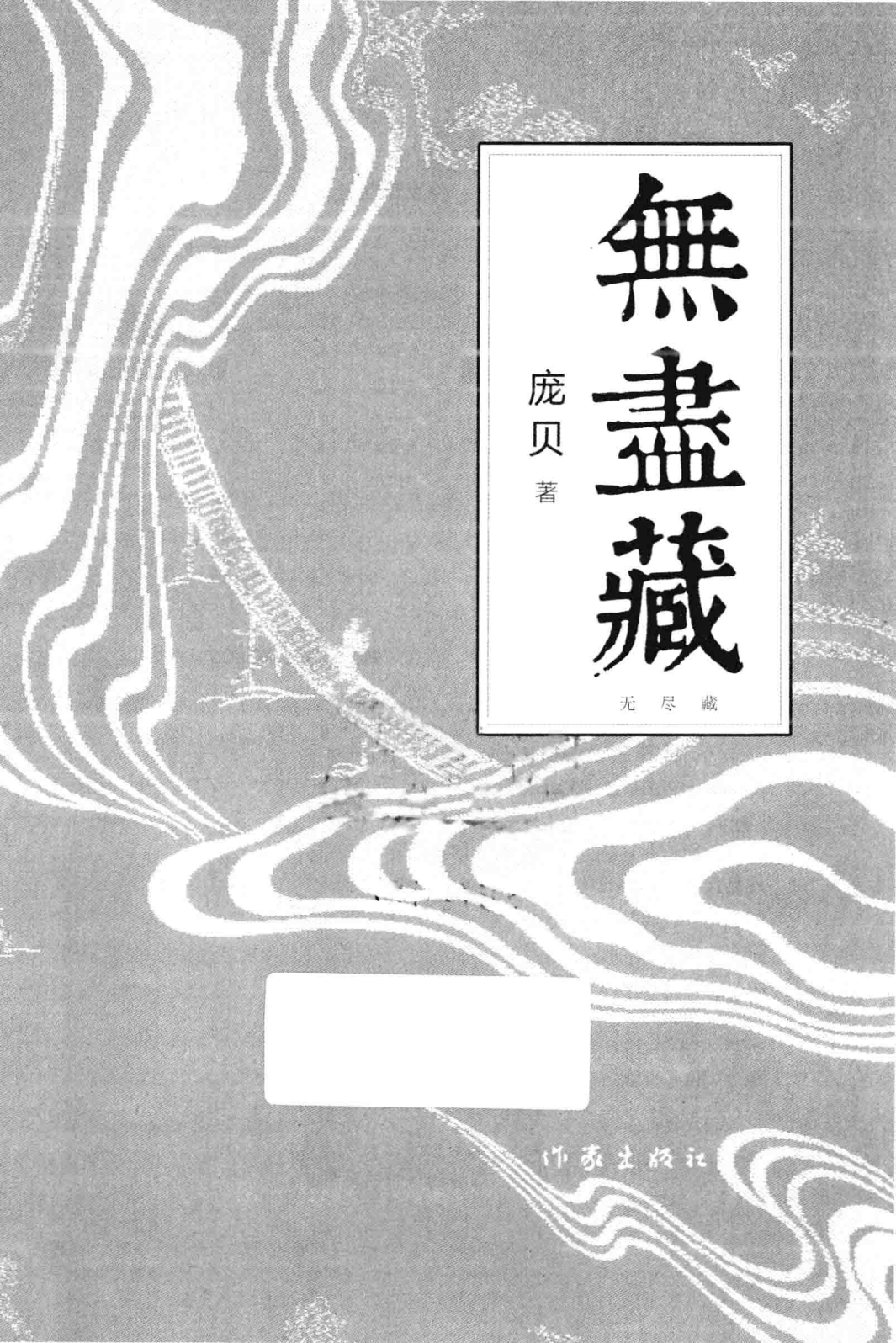


無盡藏

庞贝 著

无 尽 藏



無盡藏

庞贝 著

无 尽 藏

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无尽藏 / 庞贝 著. -- 北京 : 作家出版社,
2014. 2
ISBN 978-7-5063-7227-5

I. ①无… II. ①庞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294910号

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: 100125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i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45 × 210

字 数: 225 千

印 张: 10

版 次: 2014年2月第1版

印 次: 2014年2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7227-5

定 价: 36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NAME
OF
THE NUN

无尽藏

【目 录】

今版卮言 / 001

卷一 史虚白 / 015

卷二 朱紫薇 / 045

卷三 秦蒹兰 / 079

卷四 樊若水 / 117

卷五 大司徒 / 137

卷六 小长老 / 167

卷七 耿炼师 / 195

卷八 李后主 / 261

卷九（散佚） / 309

明刻版跋 / 311

NAME
OF
THE NUN
无尽藏

今
版
卮
言

我们知道一些事情正在发生，但却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。他们说世界末日纯属无稽之谈，太阳照样升起，地球运转如常，该让那些玛雅人见鬼去。我们深知这个世界不再有奇迹，我们都厌恶那些末日的预言。我们不再年轻，对于事不关己的事情，我们不再上心，即便是一个老同学的死。这一刻酒色上脸，我们在虚浮的背景音乐中碰杯，也在暧昧的言辞中调笑。我们在这场时间游戏中一路打拼，而今都算有了社会精英的感觉。

“风情渐老见春羞，到处芳魂感旧游。多谢长条似相识，强垂烟穗拂人头。”我在酒意微醺中望着这些衣饰体面的男女，忽然想到一千年前的这诗句。这原是那位末世君主送给一位宫女的扇诗，此刻这诗句忽然冒出来，其实是与我那位死去的老同学有关。

最后一瓶雪利已开启，服务生静静地为我们斟酒。这包房立时便陷入一种微妙的静默。老同学聚会往往是这样，在种种关于昔日好时光的老套回忆之后，在种种明里暗里的显摆之后，这最后的一刻总是别有一种滋味。我们默默地品尝着这滋味，这静默中便需要有一位收场者。我们当中有司局长，有房地产老总，也有博导和名流（在此我不得不按照这官商学的惯例排序），总的来说，我们都算是这个时代的成功者。匆匆而来，又将匆匆作别，各怀心事而又互相探询，我们在这场欢聚中巧妙地回避了那个死亡的话题，我们自然也会将其回避到最后一刻。这是成功者的聚会，我们只是轻描淡写地说起自己的脂肪肝和高血糖，我们理应回避所有扫兴的事儿。

此刻的确轮不到我说话，但我毕竟也是一个正处级的副社长。多年前我成功地改行做了一个文化人，我们天体物理班的人当然也各有各的改变，此时此刻，虽有酒劲上头，我却也没糊涂到跟他们谈论出

书之类的活计，是因前边有位高人已断言，现今百分之九十九的书都是垃圾。

我们是在这名为“盛世皇庭”的豪华酒店聚会，我们理应回避与垃圾相关的不雅话题，其实我也基本认可她的论断。此刻我已感到闷得慌，我必须站起来说话了。

“诸位！不好意思！本人专业荒废已久，但对天体物理也还是有点老感情。方才大家说到陨石坠落俄罗斯逾千人受伤，这当然不是世界末日，我们大可一笑了之，也不必理会霍金先生那些逃离地球的危言。霍金说地球人类难以再活一千年，而我想说的却是一千年前的事件。不知大家是否还记得景德三年的‘景星高照’，就是那颗‘周伯星’，那是人类记录最早的一颗超新星。今天我们依然能找到它爆发时弥散的硝烟，那是来自一千年前的光波和电波……在下真正想说的是，这颗星其实与在座各位有关联。这不仅是因我们过去的专业——对不起，也是在座教授们目前的专业，也是因为这颗星与我们的那位老同学有关。请大家记住小林，我们刚刚失去的兄弟。我要说的是，他的家族有一册流传千年的古书，那书上竟也有这颗周伯星的记载！我要说的其实不是这颗星，而是这位消失多年的小兄弟……”

他们都笑吟吟地睁着怪眼看我。他们蹙眉摇头，继而便是木然和沉默。我并非是要为已故同学的遗属募捐，我只是要让他们记住这样一个昔日同窗的存在。即便不提及这千年不灭的星光，即便只为追念一位老同学，他们难道就不该有所表示吗？

我望着这些气色滋润的嘴脸，又望着那盘中的蒸鱼，那鱼的眼睛白而且硬，张着嘴，像是要吃人。我从头皮直冷到脚跟，又扭头望着落地长窗上的雨点，我在那玻璃上看见一些奇怪的嘴脸：冷血者的嘴

脸，失忆者的嘴脸，自闭症患者的嘴脸。

“好！千年古书，没准能卖一个亿！”那最有身份的同学起身举杯，却是面向众人，“景星高照！部里还有个会，先走一步，各位明年再见了！”

“我们也该走了，北京的同学随时见啊！”

“撤！多联系哈！吉星高照！”

一千年的光阴足以使江河改道，足以使物种灭绝，至于万物之灵长的人类，虽有科技之昌明，却是未必有多少长进。当我对他们说出那番话的时候，我就意识到自己已是自绝于那个群体了。

我也在其中混了好多年。我在那碰杯的瞬间听到一种破碎声，那是一种决绝和破裂。

就在那个时刻，在那个世界破碎的瞬间，我看到了生活的另一面。

我再也不会将未熄的烟头扔进花盆，我不愿烫伤一只活着的蚂蚁，我也不愿烫伤那花土上的小草。那些蚂蚁和小草是我们命运的一部分。

命运的偶然，我的怠慢和冷血导致了那位老同学的死。我要向这个世界证实他的存在。我确信这是一种真实的存在，而我的余生也将因此而获得些许意义。

那条暗夜中的河流，那顺流而下的肉身，流血的尸身，那些漂散在水上的纸页……

七七四十九天过去了，我依然不敢想象那个雨夜的真实情景。

那真实的声音是半年前传来的。那是一个照例要出席的饭局，那无聊的饭局中忽然有电话响起。那是老同学小林的来电。小林是北京同学圈中绝少提起的人。二十四年前他离京去外地谋生，自此之后便少有音讯。有人说是时间和空间拉开了人的距离，我说其实是处境。我们这个层面的人早已有共识，那些混得不好的同学迟早会自动消失。小林十五岁入大学，他曾是我们天体班最小的同学。毕业没几年，他就丢了铁饭碗。早年间也还有些他的消息，最初他是在南方老家的小城中学代课，后来又辞职收养了一群流浪狗。至于辞职后的生活来源，倒也远比我们想象的简单。那时的城郊尚有大片的树林，树林中有废弃的小木屋。那小木屋就成了他的栖身处。小林为孩子们辅导物理和英语，做家教的收入倒也不比在学校代课少，据说有时他也接些翻译技术资料的活儿。那木屋和树林就是孩子们的教室，据说那木屋周边也有他自己开辟的菜园，据说他还亲手栽了一棵苹果树。

凶讯传来之后，我也曾试图拼出一幅有关这位老同学的生活图景，而我凭借的只是这有限的传闻。那是一种梭罗式的隐居吗？那是一个柏拉图式的学园吗？那木屋上会有一架天文望远镜吗？

一幅模糊的拼图，这图景中大部分是空白。这图景中的人物仿佛只是一个幻影。

八十年代最后那个深秋见面后，我们就几乎不再有联络。电话中的声音陌生而熟悉，不再是那个二十三岁的年轻的声音，但确是小林

的声音。

电话这端的我自然也不是过去的我了。我早已习惯了势利的交游，就在听出他声音的那一瞬间，我就确定了自己说话的语气，这倒不是因为我们之间有二十多年的时间距离，说实话，那时我感到的是庙堂与江湖的距离。我正在与京城一班有头脸的人物喝酒，而电话那端却传来一阵阵狗吠声。

小林说他本家的族长离世前留给他一本书，那原本是族谱中秘藏的一册。小林是福建建阳人，那部《建阳林氏宗谱》显示，小林家族的始祖是南唐名将林仁肇，而他正是林仁肇的第三十三代传人。小林说，他已请国家图书馆古籍部的权威专家作过鉴定，专家们一致确认那册古书是明刻版的“麻沙本”。小林说那册名为《无尽藏》的奇书有数万字的古文，他用半年时间将其直译成了现代白话文。他特别强调是“直译”，说是作为后人他不敢妄加增饰，因为那可以说是一部“信史”。

现在追记半年前的这第一次通话，其实是基于我这一个多月来的研究。而在与他通话时，我甚至都没听懂“麻沙本”这个词。其实与他通话时我已隐隐有些不快了。我们出版社是国家一级出版社，我早已习惯了那些求我出书者的孙子样，而小林却是一副坦然自信的语气，通话中省略了必要的谦恭，甚至还为我的无知开了一句玩笑。好在这些年我已修炼得很有涵养，即便我不想再听他啰嗦，也还是客气地说不妨寄来稿子看看。可怜的小兄弟，他竟然没听出我的怠慢和冷漠！我也懒得问他，既然请国图的专家鉴定过，想必他是带着原书来过北京，那他为何不来拜见我这位老大哥？

稿件特快专递寄来。一份译本打印稿，一份原书的全文翻拍，还有几份专家鉴定复印件。我只粗粗看一眼，就将它们装回了邮袋。那正是我为升副社长发力的时候，读者诸君，你们可以想见，我会为看稿而费神耗时吗？

这样过了三个月，小林又有快件寄来，那是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们的一份长长的考证报告。大意是说，这册《无尽藏》写的是五代十国时期南唐末年的史实，大到时事兵事朝章奏疏，小到街巷方位民风土物，其描述无不与开宝六年（公元973年）那个特殊时日的实情相契合。即如书中出现的弥勒佛像，那也是佛教汉化之前的弥勒本相。总之，权威专家们已完全确认这部古书的真实性。

那天晚上小林又打来电话，那时我正在看着电视傻乐。小林先是确认快件已送达，接着就说起他对这部书的感慨。我忽然就有一种莫名的烦躁，我说我正忙着。他说何时忙完他再来电，我便随口说再过俩小时。

俩小时后小林再次来电。电话里传来户外的嘈杂声，他说因我推迟了通话时间，他便先进城买些东西，天气预报说明后几天有大雨。这次他的语气明显地多了些恭敬。他说确是难以想象啊，早在一千多年前，就有人架起了横跨长江的浮桥，这该是怎样的壮举！他说书中写到徐铉的棋书，那其实是围棋史上第一部棋战著作，而女道耿先生事迹也有台北故宫博物院的《耿先生炼雪图》为佐证。他也说到南唐周文矩的名作《重屏会棋图》，而此书给人的启示是，北京故宫博物院那幅很可能只是仿作，美国弗利尔美术馆那幅才是真品。……

从收到稿件到他再次来电，这三个月间我压根就没看他的书稿，事实上，我已找不到他的稿件了。我也懒得找，也忙得顾不上。他忽

然急着要收线，说是改天再来电聊，他说“前边像是有情况”。

就这样懒着忙着，命运之手却在暗中拨快了表针。一个多月之后的某一日，我突然接到上海一家出版社的来电，那位同仁并不给我以应有的客套，他的声音甚至带有明显的火气。他说小林已在去上海送稿途中遇害。

小林显然是不再对我有所期待。他应约带着原书和译稿去上海，也带着南北两京的专家鉴定。他在一条涨水的河边遇袭。他身中数刀跳到河里。那些书稿的纸页也散落在水中。河流湍急，警方最终未能寻获他的尸身，水草中却有几片古书的纸页……

若是那天我没推迟与他的通话，小林就不会碰巧撞见那强拆碾人的现场（那是别人家祖传的老宅），也就不会成为那起命案的证人，也就不会招致杀身之祸；若是我能主动地与他有些沟通，第二次通话就不会发生在那样一个子夜时分；若是我能及时看稿，他就大可不必再去上海送稿，也就不会死在那河里……

愧疚，自责，痛心，我用三个钟头在那些书稿堆中找出小林的邮件。我通宵一气读完这译稿，又比照那几十页原文图片看了半天。——我无以表述那种震撼和惊喜，我这麻木已久的心分明是又有了神秘的悸动。这译稿的扉页上居然是以西格夫里·萨松的诗句为题记，这是小林大学时代最喜爱的诗句：“在我的内心深处，有猛虎在细嗅着玫瑰。”

这些照片上的纸页，这些纸页上的古文，这便是得以幸存的原著文本。这文本就其体例而言，似是与太史公的纪传体一脉相承，而就其题材而言，又颇具唐传奇的色彩。中国最早的“话本”产生于北宋，在此之前，唐传奇均是以文言文写成。古代文言与现代汉语之间原本并非泾渭分明，小林只是对原文作了最低限度的译转，也可以说是一种复述。原著虽无标点，译本却也并未妄增一句。

我望着古籍版本学家们的鉴定报告发呆，这其中有我原先未曾留意的一页鉴定，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善本室原主任沈津先生的鉴定。沈先生跟随版本目录学家顾廷龙先生三十多年，堪称是当今古籍版本学界国宝级的人物。小林在那页鉴定报告上特别注明，依据纸质和字体，沈先生看见原书的第一眼，一秒钟即断定其为明末版竹纸“麻沙本”。所谓“麻沙本”，主要是指历史上由福建建阳麻沙镇刻印的书籍。宋明时期全国有三大刻书中心：杭州刻印的为“浙本”，四川刻印的为“蜀本”，建阳刻印的为“建本”，又称“麻沙本”。“麻沙本”萌芽于五代十国，兴于宋，盛于明，亡于清，其中以宋明本成就最高，影响最大，历史上建阳刻印书籍数量居全国之冠，因而享有“图书之府”的美誉。建阳也是宋代大儒朱熹的故里。史载当年建阳有条五六百米的长街，那里家家都卖书，天下书商贩者如织。朱熹也曾在那“图书一条街”上开门面卖书，其著作中也留下了这样的“广告语”：“麻沙版书，行四方者，无远而不至。”

沈津先生也在评语中指出，宋版“麻沙本”如今已是罕见的古董，而大量的明版“麻沙本”虽在那场“文化革命”中被焚毁，民间却依然有不少留存的珍本，有“官刻”，也有“坊刻”和“家

刻”。“坊刻”是为行销，“家刻”是为私藏，这部《无尽藏》当属“家刻”。

《无尽藏》确是“家刻”，此乃《建阳林氏宗谱》中的一册。

这册麻沙版《无尽藏》卷目有九卷，卷九有目无辞，而明版刻印者仍保留其卷号。这个明刻版目录也显示有序言，但序页已不复存在。

在原著翻拍本中，跋语的作者是明末士林领袖钱谦益。钱谦益（公元1582-1664年）字受之，号牧斋，晚号牧翁、蒙叟、葺騷道人、没口居士、绛云老人、东涧遗老、虞山老民，天下学者知与不知，皆称其为“虞山先生”。这位“文坛大宗伯”以诗文名扬天下，也是慧眼独具的史家和藏家，晚年他从无语堂偶得此书格外珍视，不惜重刻并亲笔题跋，且于文末联署二号，或许是因藏者谓其“原本为宋活字刷印”！小林信中特别指出，个中隐情抑或与“南京情结”有关。

我在古纸堆里寻找那座“石头城”，那是这部《无尽藏》事件和人物的背景。长江天堑，虎踞龙蟠。自东吴至民国，这座城市屡屡成为逐鹿者定鼎或偏安的首选地。秦淮西流，大江东去。千年之后的今日，栖霞山上的七级舍利塔依然是林仁肇改建后的状貌。那也是当今中国最高的一座舍利塔。那舍利塔上依然刻有《金刚经》中的那名偈：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

一切如泡影，历史亦如是。唐宋之间的五代十国，那是怎样的一个大乱局！五代最后一个朝代是后周，十国最强盛的一个是南唐（公元937-975年）。自烈祖称帝到后主降宋，南唐历先主、中主、后主

三代，享国不足四十年。这与中国最早的帝国倒是有一比：始皇帝的帝国只有十五年！而真正可比之处更在于，秦朝和南唐都是仅传三世即覆亡。“前缘竟何似，谁与问空王？”

陆放翁在其《南唐书》中也曾发出这样的感慨：“唐有江淮，比同时割据诸国地大力强，人材众多，且据长江之险，隐然大邦也。若用得其人，乘闽、楚昏乱，一举而平之，然后东取吴越，南下五岭，成南北之势，中原虽欲睥睨，岂易动哉！”

“昔贤多使气，忧国不谋身。目览千载事，心交上古人。”在诸多有可能改变南唐命运的因素中，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是林仁肇。林仁肇之于南唐犹如袁崇焕之于大明王朝。他们都是“国之长城”，而末代帝王们总是惯于“自毁长城”。

南唐名将林仁肇（公元？-973年）是建阳人，《建阳林氏宗谱》是以林仁肇为始祖，而这部《无尽藏》叙写的是开宝六年那个中秋的旦夕祸变。原著叙事者名号不详，但其身份明确无疑就是林仁肇之子，就辈份而论，他应是这部林氏宗谱中的第二代。宗谱中本该有他的名号，可惜这部分文字已是漫漶不清，纸页上满布指痕和黯淡的血印。

历史是胜者的清单，而真相存乎于谎言的罅隙中，存乎于个体的记忆中。借用瓦尔特·本雅明的话说，这部著作呈现的是“来自远方的亲身经历”，一种“命运的场景”。这场景笼罩在阴冷和虚浮的雾霾里，我在这雾霾和蜃景中看到了它的重现。科学家说福岛大地震缩短了地球的自转时间，而在古人这部《无尽藏》的跋语中，分明也有“日促月短”的慨叹。冥冥之中的印证，真使人不寒而栗！

一部尘封千年的书稿，一部私藏的“信史”。这是南唐一国的宿命和写真，也是所有朝代的预言和缩影。人去书留。这是书的命运，也是人的命运。小林说，他在先人的幻影中看见了自己的身影，这其实是一个大轮回，他说先人的志业就是自己的志业，先人的著作就是自己的著作。他说他要为历史作证，也是为自己作证。

有人说所有的河流都是同一条河流，我要说所有的死亡都是同一种死亡。一本书并不比一个人的生命更重要，而今生命已逝，这书稿便是他曾经活过的证据。我为小林作证，其实也是为自己作证。造化弄人，也在捉弄我这般蠢人。在我愚钝的想象中，那位林公子的形象俨然就是小林的形象。一个家族的千年基因究竟会有怎样的遗传？我在无限时空的幻觉中看见这重合的影像，这是我所见到的真实形象。如此确切的真实感，一如我案头的这部书。

有关可怜的小林的事迹，我所拥有的也只是这些传闻和感想，还有这些破碎的记忆。我本应去那个南方小城寻访一番，可对于大病初愈的我来说，当务之急是要让更多人见识这部书。有心的读者想必能够体谅我，甚至也会因此感激我。我与你们分享这个故事，其实是为拯救一种记忆，这其实是我们对抗遗忘的唯一方式。至于我这位小兄弟，对于他的人品和遭际，你们不可能吝惜自己的同情，而待读完他的这部书，你们不可能不有所感悟。

作为这部书稿的编者，我自是诚惶诚恐，战战兢兢。小林译书，绝不妄添一句，鄙人编稿，更是不敢擅改一字。我深知好书比人的生